

雪滿天山

滄月武俠集

滄月
著

雪滿天山

滄月武俠集

滄月
著

雪滿天山

作者：滄 月
編輯：飛 羽
出版：獅鷲文化有限公司
地址：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54號B1
電話：02-2528-1070
傳真：02-2756-0143
劃撥帳號：19510882
E-MAIL：griffin0@ms59.hinet.net

發行：旭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：臺北縣三重市中興北街260巷9號
電話：02-22784489
傳真：02-22784497

印刷：彩色小沈設計印刷有限公司
地址：臺北縣土城市明德路一段221巷43號
電話：02-22621113
傳真：02-22730068

初版：2003 年01月
定價：160元
ISBN：986-7812-70-0

本書由「龍的天空原創文學聯盟網站」推薦
(<http://www.dragonsky.net>)
北京世紀幻想文化發展公司代理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

目次

雪滿天山
星墜

1 0
3 0
7 5

雪滿天山

滄月武俠集

滄月
著

雪滿天山

作者：滄 月
編輯：飛 羽
出版：獅鷲文化有限公司
地址：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54號B1
電話：02-2528-1070
傳真：02-2756-0143
劃撥帳號：19510882
E-MAIL：griffin0@ms59.hinet.net

發行：旭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：臺北縣三重市中興北街260巷9號
電話：02-22784489
傳真：02-22784497

印刷：彩色小沈設計印刷有限公司
地址：臺北縣土城市明德路一段221巷43號
電話：02-22621113
傳真：02-22730068

初版：2003 年01月
定價：160元
ISBN：986-7812-70-0

本書由「龍的天空原創文學聯盟網站」推薦
(<http://www.dragonsky.net>)
北京世紀幻想文化發展公司代理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

目次

雪滿天山
星墜

1 0
3 0
7 5

雪

滿

天

山

石

榴

人生到處知何似？應似飛鴻踏雪泥。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哪復計東西？

正月初十 將軍府

窗外的梅花開了，開在漫天的飛雪中，一樹樹如冰雕玉琢。

「你已經在這兒站了三個時辰了，」一道聲音緩緩響起，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窗前站著一個年輕人，他披著貂裘，執著金杯，靜靜地站在鏤花的窗前，靜靜地看

著窗外雪中的梅花。雪光從窗外反射進房中，透過窗格映在他的臉上。他的臉非常蒼白，白得像窗外的飛雪，映著雪光，卻又隱隱透出了淡淡的藍色。

在遙遠的西方，這種膚色據說是貴族們特有的標誌。

「你在看梅花？」那個聲音又問。年輕人沉默，他不說話，往往就是默認。

「你知道庭下那一株綠萼梅開了幾朵？」

年輕人低下了頭，毫不遲疑地回答：「一百一十七朵。五十一朵是全開的，二十朵是含苞待放，其餘半開半含。比昨天整整多了二十朵。」他的語音簡潔洗練，語音中有不容小覷的威嚴。可他的神色，卻極為淡漠而孤寂。

彷彿風雪中的孤芳，搖曳於冰風雪雨中，獨自開放，獨自凋零。

那個聲音頓住了。他居然連樹上開了幾朵梅花都知道了？

一個人在數梅花時，心情該有多麼的寂寞，只有親身體會過的人才明白！

「你還在想著她嗎？」那個聲音又問，蒼老的語音中微微發抖。

「冰梅已經死了。」過了許久，那個年輕人才淡淡道：「我很明白，她永遠不會回來了。」

他驀地回身，目光閃亮如星：「可我……我不知怎地，一見梅花就……」他的聲音亦已發抖。

房中還坐著一個老人。一個白髮似雪的老人。

老人坐在軟椅中，膝上鋪了一張波斯毛毯，上面放著一只紫銅的火爐，他正把一雙枯木般的手放在爐上取暖。他已是風燭殘年，可一張臉上卻有著無盡的睿智與寧靜，彷彿一位遠離紅塵的智者。

「寧兒，再這樣下去，我真要為你擔心了。」老人嘆息著說，「你變得消沉了。」年輕人猛然一震，手中的酒也濺出了一點。

又過了許久，他突地抬頭，把金杯中的酒一飲而盡。「師父，你不必擔心，我不會這樣軟弱！」他蒼白的臉上隱隱泛出了紅暈，是酒精的催化作用。他的聲音，亦回復了往日的鎮定和威勢：「父親已派我接替回朝的于都護，去玉門關任駐邊大將。我三天後起程。」

他嘆息了一聲：「告別江南，去了塞外，也許會忘了冰梅，忘了這段往事。」

老人頷首：「好男兒當爲國出力。你身爲大將軍之子，文武雙全，更應成爲國之柱

石，撐住一方天際，不讓狄夷擾亂中原。」

這個年輕人就是丁寧，朝廷一等威靈侯、鎮國將軍丁毅之子。丁大將軍權傾朝野，聲望極高，連當今天子都親口稱其爲「兄弟」，國家軍務之事盡託於丁將軍。

丁寧是他的獨生子。

虎父無犬子，將門無懦夫。丁寧註定了要投身從戎，在邊疆的金戈鐵馬之中，終其一生。

駿馬秋風塞北，杏花煙雨江南。

丁寧已離開了開封，進入了酒泉郡。

中原已經在身後了。離開中原越遠，他心中越平靜。這一年來一直困擾他的陰影在越來越冷冽的風中淡去。關於江南、關於冰梅……一切，彷彿都成了昨夜的銷魂一夢。

他牽著馬，在熙熙攘攘的街上慢慢地走。滿耳是異域的吆喝聲和叫賣聲，胡人在地上攤放著許許多多銀製的小刀、小劍，以及各種遠自波斯和大食的珠寶，沿街叫賣。

丁寧只是一個人來酒泉郡上任，懷中揣著公函與文書。邊關的將士誰也不會料到，這個臉色蒼白的年輕人將會成為他們的統帥。

日近正中，他隨便尋了家小店坐下吃飯。

當爐的是個回鶻族（今維吾爾族）的大娘，雙眉描成一線，高鼻深目，卻說著一口流利的漢語。她端來了一盆手抓羊肉，一盤菜和一瓶馬奶子酒。

丁寧只嚐了一口，眉頭已微微皺起，這辛膾十足的東西，實在不合他的胃口。他卻仍是慢慢地全部吃了下去。他本不是來這兒吃東西的，他來這兒，是爲了維護邊陲的安定。

他剛放下小刀，用手巾拭著手上的油漬，老闆娘已端上了一盤石榴，他正待拒絕，卻聽見老闆娘一個勁地擺手，用蹩腳的漢語官話說：「不用付錢的，這個不用錢。」

丁寧抬眼去看，只見店中已經每桌都擺上了一盤紅豔欲滴的石榴。他默默剝開一顆，抓了幾粒扔到口中，慢慢咀嚼。酸酸又甜甜，彷彿是他舊日的回憶……

舊日的江南小鎮。一幢臨水的大宅子。一個白衣小孩子在院外搖著手，喊：「冰

梅，冰梅！」樓上的窗子吱呀一聲開了，一個小女孩的頭伸了出來，笑著應道：「儂來了哦？我下來了。」

於是，過了一會兒，後園門開了，一個小女孩跑了出來：「寧哥，吃石榴！」她的裙裡裹了一捧紅豔豔的石榴。她笑得很好看，白生生的臉映著紅紅的石榴，彷彿五月的榴花……

「冰梅，冰梅哪——」他陡然低嘆了一聲。一把石榴籽在手中捏碎，血紅的汁籽染了他一手——又彷彿是冰梅死時那一地的鮮血！

丁寧嘆息。看來，無論他身在何處，他永遠忘不了過去！
他撫了撫身邊的長劍。

劍名「倚天」。

古人云：「耿耿長劍倚天外。」後來，就往往以「倚天長劍」來比喻鎮守邊關的名將。

這把劍是皇上親手賜給丁將軍的，而他又在出征前，把這劍贈給了他的兒子。他已

老了，不能馳騁沙場、爲國出力了。他把這把倚天劍傳給了他唯一的兒子，這其中的含義不言自明。

然而，這次他主動請命遠駐邊疆的真實想法，又有誰知道？

正在沉吟時，街上卻突然起了一陣喧鬧，人們紛紛讓出了一條路來。

丁寧抬起了頭，看著外邊。看樣子，似乎是什麼貴人來了。

這時，猛然聽得一陣音樂之聲，眾人一齊合拍歡歌。「阿娜兒古麗來了！」

「阿娜兒古麗來跳舞了！」眾人紛紛歡呼，湧到了門外。

「冰川在輕輕流動呀，彷彿巧手撥動了冬不拉。我唱了這首歌呀，遠方的人請你留下。」

一個略爲沙啞的女聲在唱，聲音低沉而纏綿。唱歌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回鶻族大娘，旁邊幾個留小鬍子的中年人在伴奏。

她唱得雖好，可真正令人注目的則是那邊跳舞的女子。